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鐵樹記

第七回 真君辭父母赴任 真君任所施德政

卻說真君為旌陽縣令，真君有二姊，長姊事南昌盱君，夫早喪，遺下一子盱烈，字道微，事母至孝。真君慮其姊孀居無倚，遂乃築室於宅之西，奉姊居之，於是母子得聞妙道。真君臨行，謂姊曰：「吾父母年邁，妻子尚不知世務，資姊當代弟，掌治家事。如有仙翁隱客相遇者，何以禮貌相待。汝子盱烈，吾嘉其有仁孝之風，便與我同往任所。」盱母曰：「賢弟好去為官，家下一應事體，為姊的擔當，不勞遠念。」言未畢，忽有一少年上堂長揖，言曰：「母舅，母舅，吾與盱烈哥哥，皆外甥也。因何獨與盱兄同行，而不及我，彼何親而我何疏耶？」真君視其人，乃次姊之子，複姓鍾離，名嘉字公陽，新建縣象牙山西裡人也。父母俱以早喪，自幼依於真君，為人氣象恢弘，德性溫雅。至是欲與真君同行，真君許之。於是二甥得薰陶之力，神仙器量，從此以立。真君又呼其妻周夫人，告之曰：「我本無心功名，奈朝廷屢聘，若不奉行，恐抗君命。自古忠孝不能兩全，二親老邁，汝當朝夕侍奉，調護寒暑，克盡汝子婦之道。且兒女少幼，須不時教訓，勤以治家，儉以節用，此是汝當然事也。」周夫人答曰：「謹領教。大人肅清正為官，家中事體妾當為之，不敢有負。」言罷，拜別而行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旌陽縣百姓聞知真君來任，哪一個不喜悅，乃以手加額曰：「吾等有幸，乃遇此好官來也。」遂紛紛遠接，迎至縣衙。真君上任，誓曰：「爾俸爾祿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難欺。」誓畢，遂謝了皇恩，乃作養學校，輕減賦役，撫安黎庶。六房吏胥，或有重厚者，則以誠信勉勵，貪毒害民者，則罰之以刑，革役趕出。乃取每月初一、十五為放告限期。

是時正月十五日，真君往城隍廟行香，回至一巷口，聞有婦人哭丈夫聲，半悲半喜，並無哀痛之情，即喚過公差雲：「可帶那哭丈夫的婦人進縣問罷。」公差乃帶了那婦人到縣，真君問道：「那婆子，你丈夫因甚身死？」其婦供道：「妾夫劉心，賣菜營生。日前氣疾身死，埋在南門外。奈家有嫩子，無倚無賴，以此悲哀。」真君看那婦人，臉上搽有脂粉，因思：彼守服如何好整飾？隨喚著作李英監同其婦去墳所啟棺檢驗，有無傷痕。李英開墳檢看，並無傷痕，回報真君。真君曰：「汝敢賣法，限明日再檢。若不明白，決不輕恕！」

李英歸家憂悶，其妻楊氏懇問，作以此事告知。楊氏雲：「曾看死人鼻中否？」作作雲：「不曾。」楊氏雲：「妾聞有人會將鐵釘插入人鼻中，壞了人性命者。」作作因妻所言，次日看驗，劉心鼻中果有鐵釘二個，遂取釘稟告真君。真君將其婦細鞫，招認與張屠通姦，恐丈夫知覺，謀害身死。真君遂以其婦處死，張屠發配充軍。乃問李英：「誰人教汝鼻中取釘？」李英道：「是身妻楊氏所教。」真君曰：「汝妻繫結髮夫婦否？」李英曰：「係夫死再嫁者。」真君遂拘楊氏，審問夫死之故。開棺檢視，鼻中亦有鐵釘，勘問得實，亦係同姦夫謀死。遂拘姦夫，一併擬罪。乃撥銀與李英再娶。時真君上任，初斷此事，吏民莫不欽服。

又一人姓梅名敬，娶妻姜氏。梅敬為家道未豐，往成都府貿易。姜氏餞別而行。梅敬一去，六載未回，不想其妻在家與鄰人通姦，雖有兩意雲情，未至經人耳目。梅敬一日思歸，在諸葛武侯廟中祈求靈籤，有雲：「逢崖切莫宿，逢湯切莫浴。斗粟三升米，解卻一身曲。」梅敬祈得此籤，不曉其意。一日，駕舟回歸，椅子泊舟於崖下。梅敬忽想起那籤中「逢崖切莫宿」之句，即令椅子移舟，舟才撐開，其崖忽然崩陷。梅敬方信籤中之言有驗。及抵家，姜氏接見，各敘間闊之情。天色已晚，姜氏具湯水一盆，請夫洗浴。梅敬又悟「逢湯切莫浴」之語，遂出外與人說話去了。姜氏遂解衣浴水，不想被一人暗執利槍，從腹殺出。梅敬見姜氏身死，不勝慟哭。其鄰舍知之，反首梅敬無故殺死其妻。真君即拘梅敬審勘，梅敬遂以祈籤之事，告知真君，說「逢崖莫宿，逢湯莫浴。」如此如此。真君自思：梅敬去家六載，姜氏必與人通姦，今見親夫回來，姦夫實欲害之，誤殺其婦。因詳籤中語雲：「斗粟三升米。」斗粟十升，止得米三升，更有七升是糠，莫非這姦夫就是康七麼？因問梅敬。梅敬曰：「小人鄰居，果有個康七。」真君即令左右拘來，三推六問，康七供道：「不合見姜氏美貌，與她通姦，本意欲殺其夫，誤傷其妻。」真君遂斷其償，命令劊子手押赴法場處決。真君至縣連斷此場異事，百姓皆呼為神君。

又有張悖德、張悖禮爭財成忿，具狀告理。真君引漢朝蘇瓊判斷乙普明兄弟爭財之事，遂共讓其田不取，又引田真哭紫荊故事諭之，且曰：「天下至難得者兄弟，易得者田地，假若爭得田地，失卻兄弟之情，汝等心下何安？」遂援筆寫詩一首。詩云：

兄弟原來骨肉親，緣何一旦便生嗔。
莫因花裡鶯聲巧，致使堂前雁陣分。
好去和同遵禮樂，莫將非禮亂彝倫。
願如昔日田家予，泣取荊花再發春。

真君將此詩付與悖德兄弟，且叮嚀勸諭。悖德、悖禮悔悟前非，再拜泣曰：「某等愚民，不沾德化，以致如此。自此以後，永遵德教。」兄弟遂相和睦，諸干證聞言，俱各歎息，再拜叩謝而去。蜀民欣喜謠曰：

雍雍睦睦，吾民有福。
穆穆雍雍，和氣春風。
春風和氣，惟吾許公。

卻說真君未到任之初，蜀中饑荒，民貧不能納租。真君到任，上官督責甚嚴。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石為黃金，暗使人埋於縣衙後圃。一旦拘集貧民未納租者，盡至階下。真君問曰：「朝廷糧稅，汝等緣何不納？」貧民告曰：「輸納國稅，乃理之常，豈敢不遵？奈因饑荒，不能納爾。」真君曰：「既是如此，吾罰汝等在於縣衙後圃鑿池塘，以作工數。倘有所得，即來完納。」民皆大喜，即往後圃開鑿池塘，遂皆拾得黃金，都來完納。百姓遂免流移之苦。鄰郡聞風者，皆來依附，遂至戶口增益。

又真君初到任時，民家起大瘟疫，百姓死者無數。真君以所傳神方治之。符咒所及，即時痊癒。他郡病民猶甚，真君插竹為標，置於四境溪上焚符於其中，使病者就其下而飲之，無不痊可。其老幼婦女，疴羸不能自至者，令人汲水，歸家飲之，亦復安痊。蜀人有詩美曰：

百里桑麻知善政，萬家煙井沐仁風。
明懸藻鑿秋陽暴，清逼冰壺夜月溶。
符置江濱驅痼病，金埋縣圃起民窮。
真君德澤於今在，廟祀巍巍報厥功。

卻說成都府有一人姓陳名助，字孝舉，丰姿俊逸，因舉孝廉，官居益州別駕。聞真君在旌陽具佈德行仁，遂來拜謁，跪於公庭之下，再拜言曰：「念劬久聞明公傳授吳猛道法，今治旌陽恩及百姓，願投明公案下，充為書吏，使朝夕得領玄教。」真君見其人氣清色潤，遂嘉納之，付以吏職。既而見助有道骨，乃引助居門下為弟子，看守藥爐。陳助因此遂聞仙道之妙。